

荆棘时代

一个家庭、两代人的商场恩怨
看房地产战争乱花迷人，云谲波诡

陶晓智◎著

JINGJISHIDAI



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

荆棘时代

陶晓智◎著



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
Southwest Jiaotong University of Finance & Economics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荆棘时代/陶晓智著. —成都: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,2016. 8

ISBN 978 - 7 - 5504 - 2482 - 1

I. ①荆… II. ①陶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6)第 142700 号

荆棘时代

JINGJI SHIDAI

陶晓智 著

图书策划:亨通堂文化

责任编辑:李特军

助理编辑:李晓嵩

特约编辑:孙明新

封面设计:李尘工作室

责任印制:封俊川

出版发行	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(四川省成都市光华村街 55 号)
网 址	http://www. bookej. com
电子邮件	bookej@ foxmail. com
邮政编码	610074
电 话	028 - 87353785 87352368
印 刷	郫县犀浦印刷厂
成品尺寸	165mm × 230mm
印 张	17.75
字 数	240 千字
版 次	2016 年 8 月第 1 版
印 次	201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	ISBN 978 - 7 - 5504 - 2482 - 1
定 价	35.00 元

版权所有, 翻印必究。

第一章 起承转合之转

- 一 杀人的房地产 / 002
- 二 紧相逼 / 011
- 三 追忆 / 019
- 四 打劫的时代 / 027
- 五 张网 / 035
- 六 宽恕 / 044
- 七 玉佛 / 051

第二章 起承转合之起

- 一 恐惧 / 058
- 二 重逢 / 068
- 三 喜忧参半 / 080
- 四 意外 / 090

第三章 起承转合之承

- 一 新的 / 102
- 二 不顺 / 111
- 三 醒 / 122
- 四 海水火焰 / 133
- 五 入红尘 / 144
- 六 踏征程 / 155
- 七 牛刀初试 / 165
- 八 釜底抽薪 / 175
- 九 趁火打劫 / 184
- 十 端倪初露 / 194
- 十一 祸不单行 / 204
- 十二 大佬谢幕 / 214
- 十三 蛰伏 / 226

第四章 起承转合之合

- 一 刀将出 / 238
- 二 梦逝 / 246
- 三 报复 / 254
- 四 结束 / 262
- 五 曲终人未散 / 271

第一章

起承转合之转

一 杀人的房地产

1

乳山，黄海北部的一座小山，远眺如一个美丽的少女仰卧于碧海之中、蓝天之下，长发、侧脸、丰胸、长腿……

圆润的乳峰悄然耸立，山因此而得名，海边小城也因此而得名。

长长的秀发，连绵延伸，落潮时形成数个小岛或礁岩；涨潮时礁岩随潮水起伏而若隐若现，如长发飘舞，带动整座小山都灵动荡漾起来。

山，向海中延伸，不远处一座小岛，方圆不过千余米，随着近 10 年的房地产开发热潮，岛上兴建了一座酒店，不大也不高，20 余间房，完全与岛上的自然地貌以及植被融为一体，从海边看过来，不仔细搜寻甚至看不到，仔细看也仅能瞅见在枝叶摇曳中建筑的一角。上了岛，即使万分挑剔的建筑师，也不会觉得建筑有丝毫突兀。

2013 年 5 月 1 日傍晚，像个笑弥勒一样的张守强，乘游艇来到岛上，他从几千里之外的临海市来到这里，提前做迎接三位朋友的准备。一周之内，郭枫啸、游弋和罗杰陆续或乘直升机，或乘游艇，从临海赶来。

四人聚在酒店最里面的一间大套房，屋外是近乎 90 度的悬崖，崖下就是大海。

郭枫啸与张守强是中学同学，两人并排坐在沙发上。与白白胖胖、一走路浑身肉就颤的张守强不同，郭枫啸身材颀长匀称、肌肉结实，看上去

比同是 43 岁的张守强年轻 10 岁。他原是海都房地产公司的老板，海都公司清算关张后，经营精锐广告公司，后收购张守强的鸿安房地产公司，是鸿安公司的幕后控制人，也是临海市商业银行最大的个人股东。

游弋坐在他俩对面，是临海市商业银行行长、国内著名经济学家，54 岁，一眼看去，触目的是鼻侧两条法令纹，长且深。游弋头靠在沙发背上，静若半睡。

罗杰 51 岁，曾任临海市主管城建工作的副市长，因“艳照事件”被网络举报，加之涉及经济问题，刑满释放后多年不公开露面。他黄中透红的紫色面庞，不苟言笑，不怒自威。他今天刚到，站在窗口，打开窗户，海风呼啸，海浪澎湃，凉爽的空气破窗而入。他不禁打了个寒战，说：“临海已是酷暑，这里却寒气逼人。”

郭枫啸走到窗口，看看外面的天气，白天还艳阳高照，现在却乌云压顶，阴得可怕，他说：“暴风雨要来了。”话音刚落，一阵狂风吹过，瓢泼大雨倾注而下，他也打了个寒战，关上了窗户。

游弋眼睛仍是似睁非睁，说：“天要下雨嘛，该来的总要来的。”

张守强用手摸了一把额头，说：“临海的地产圈热闹了。”

郭枫啸转过身，仍坐在张守强身旁，静默好久，眉骨骨棱突起，动了动，说：“今天是 5 月 7 日。”

1999 年的今天，是郭枫啸与女友琪琪的订婚日，父亲郭厚平准备在订婚酒会上宣布进军房地产业。谁知，琪琪被绑架者撕票，喜宴顿时变丧宴。

张守强拍拍老同学的肩，没有说话。

郭枫啸说：“杀人的房地产。”

对房地产，郭枫啸起初是恐惧的。恐惧，来自于继母杨乐韵的自杀。而琪琪的死，加剧了他的恐惧。

1993 年，杨乐韵经历了海南房地产的从成功到惨败。1994 年年初，一场春雨中，她以吞服安眠药这种极端方式，结束了尚未满 34 岁的生命。

春雨化泥，园子里一丛新盛开的月季花下，落英盖满了她瘦削而安详

的脸。

她魂如落叶，回归大地。

她病倒之前，曾对郭枫啸说：“我要是离开了，只有你能把公司做好做大。你爸太重义气，他那帮兄弟也没有现代企业管理意识。”

“我什么都不懂，什么意识也没有。公司得靠你！”郭枫啸轻描淡写地说。他从没想过有一天自己会打理公司，也没理会她说的“离开”是什么意思。她，只比他大10岁。

郭枫啸的回忆被张守强的电话铃声打断。

张守强看了看，说：“是梁亚。”铃声响了一会儿，他才摁下免提键：“Dana哥……”Dana是梁亚——尚鲨房地产公司老板的英文名。没容张守强说话，梁亚就说：“守强，资金的事，还得你帮忙。”

“要多少？”

“四五亿元吧。”

“我在云南度假呢，等我回临海再谈吧。”

“你什么时候回？”

张守强看了看三个朋友，罗杰伸出三根手指头。张守强说：“三四天之后吧。你要着急，就来云南找我。”

“还是等你回来吧。”

挂断电话后，罗杰说：“谎话张嘴就来，不怕梁亚真的飞云南？”

张守强哈哈大笑：“他在香港躲了半个月了，临海都不敢回，还飞云南？”

躲到香港？三人都疑惑地看着张守强。

张守强笑着说：“梁亚现在是闭眼听见鸟鸦叫，睁眼看见扫帚星，霉透了。有传言说韦本昌要出事，与他联系紧的开发商听到风声，都躲出去了。”

罗杰任临海市副市长时，韦本昌是规划局局长，归罗杰分管。罗杰被免职后，韦本昌接任副市长。听说他可能出事，三人都不作声，各有所思。

罗杰说：“韦本昌要出事，可能不是小事。他在规划局时，就有很多人举报他。”

“上边有人，只要有人，有事也他妈的能当副市长。”张守强说了一句粗话。他的说话方式大家都习以为常了。

“他会拿，也就会送。”罗杰慢条斯理地说。

郭枫啸说：“按罗市长所说，他在规划局时就有事，这次传言要是真的，牵扯的开发商可就多了。”

罗杰摇摇头：“就算牵扯很多，也只会拿一两个典型说事。”

“那梁亚？”郭枫啸说了一半就打住了。

“你是不是怕梁亚牵进去，咱们的计划就泡汤了？”张守强笑着说。

郭枫啸没说话。游弋说：“计划的风险不在是否会牵扯梁亚，而在我们借给他钱的方式。这次借给他，要换一种方式了。”

“真的是梁亚？”郭枫啸突然问了一句。

张守强知道老同学说的是罗杰当年被举报的事，接口道：“树矮根多，人矮心多。梁亚那小个子，没什么好心眼子。李莉与他素不相识，总不会认错吧？”

李莉是罗杰“艳照事件”中的女主角，网络流传的照片中，面目并不清晰，六年前张守强找到了她，她承认是有人给了她钱。一个月前，她主动联系张守强，从一沓照片中认出了梁亚，是梁亚安排她接近罗杰，并拍下照片。郭枫啸清楚这件事。

罗杰刚被调查时，游弋就给郭枫啸分析过，说举报是针对海都公司，罗市长只是个工具。

“他为什么这么做呢？”郭枫啸问。与梁亚20年的朋友，他始终想

不通梁亚为什么会这么做。

“嫉妒！”游弋说。

郭枫啸与张守强都是一愣。游弋接着说：“他的内心是自卑的，这与他出身有关。奢侈品、美女，是他之所好，这都是内心的自卑带来的，他要用比别人更大的成功来掩饰他的自卑。他贪婪，他索取，他要比身边的人得到更多，无论是金钱、人脉，还是资源。他嫉妒你与罗市长的关系，嫉妒你无须太多努力就获得那么多。当年，海都公司顺风顺水，依凡也深爱着你。你与他是朋友，起步时也差不多，他不想你强于他。”

郭枫啸苦笑：“依凡，依凡曾经那么爱他，是他不珍惜。”

张守强对游弋说：“我也觉得你这个大经济学家分析得不对。”

游弋说：“对不对，时间会来裁定的。”

郭枫啸用低沉的语调慢慢地说：“杨阿姨自杀了，琪琪被撕票了，我妈妈病逝了。房地产，杀人啊。”

张守强向沙发上一靠，拍拍大肚子，说：“的卢马妨主亦救主，别那么迷信。”

游弋说：“琪琪希望你生活得更好。你妈妈一直劝你振作起来，做好房地产。你杨阿姨更是看好你，说你有血性，能在商场跃马跨刀，纵横驰骋。”

郭枫啸曾经与游弋谈过琪琪与母亲，但从未说起过杨乐韵，他看着游弋：“你认识我杨阿姨？”

3

游弋和杨乐韵是大学同班同学，都是学霸，先是学习上互不相让，后是感情上互生好感。

大学四年，两人是恋人，却没有多少时间谈情说爱，更多的是观点的碰撞、争辩，几乎每次都以游弋的失败而结束争论。他知道她执拗，总是让着她。

毕业后两人对就业方向产生分歧，他要在银行发挥自己的专业才能，她认为银行太务虚，坚持要做企业。她还调侃说：“现行体制下，中国没有银行家，把只狗放在行长的椅子上，银行照样赚钱。”这次他没有让着她，她赌气与他分道扬镳。

杨乐韵到世都公司去，是对行业及企业做了充分调研之后，有意而为之的。她坚信自己能把一个并不被看好的企业做成行业一流，她做到了。她本还有更大的目标，但她与郭厚平的结合，却并非是蓄谋而为，她后来是真正地爱上了郭厚平。为此，她断绝了与游弋的联系。

杨乐韵去海南做地产，游弋并不知道，那时他又回到学校，拿到了硕士学位，正跟随一位全国数一数二的经济学家攻读博士学位。

海南地产失败后，杨乐韵与游弋联系上，说已生病很久，无法医治。她没有孩子，因为她不想将来会有遗产上的争夺。

她未了的心愿是没能把公司做得更大。她相信郭枫啸可以。她认为游弋将来定会大有前途，请求他能关注郭枫啸，帮助郭枫啸。

游弋的导师在海南地产崩盘后，作为国务院邀请的专家，多次参与政府有关房地产行业发展的讨论，有几次游弋也旁听过，因此他了解了很多外界所不知的信息。

他告诉杨乐韵，地产以后会大有可为。

郭枫啸想到游弋曾与他谈过年轻时的感情，就问：“您说的曾经失去了在天一方的爱，指的就是杨阿姨？”

游弋点了点头。

郭枫啸说：“您就是因为杨阿姨所以一直未婚？”

游弋说：“是，也不全是。读完博又去国外做了几年访问学者，想找人结婚却错过了时间。人啊，哪个年龄就得做哪个年龄的事情。错过了就错过了，我也不想凑合。不过，你与我不一样，十多年了，依凡一直陪着你。别让她再等下去了，不是每个女孩子都能在公众场合弯腰给你系鞋带的。”

听游弋这么说，郭枫啸脸上掠过一丝痛苦。

久未说话的罗杰说：“枫啸，你与琪琪的感情很纯真、很动人，可毕竟都早已回不来了。依凡在你沮丧、软弱的时候，来到你身边，托起你的下巴，扳直你的脊梁，一点点让你找回血性、找回野心。枫啸，年轻时找寻的是明媚的微笑与怦然的心动，40多岁了，找寻的她，不只是爱，更多的是能共同成长，在不离不弃的默契中共同成长。”

4

郭枫啸来临海的时候，刚上初二，离开儿时的伙伴，他很孤独，总是一个人，闷闷的，不与任何人交往，整天不说一句话。

同学中，很多都是他这样的，从外地来的，父母忙生意，没时间管。那个年代，香港电影正流行，枪战、古惑仔，学校里受其影响，三个一伙，五个一群，拉帮结派，打架泡妞，没人把学习当回事。每天只知道学习的郭枫啸成了异类，其他同学找借口欺负他。他倔强，不肯服输，越不服输就被打得越重。

郭枫啸缠着爸爸的那些战友，让他们教自己格斗与搏击，暗地里苦练。他要以牙还牙，只是没有把握打败他们之前，他不想动手。

那时，没有人在意他，除了琪琪，一个温柔甜美的女生，会在他被打倒时去拉起他。那些欺负他的人，经常向琪琪献殷勤，可琪琪并不搭理他们。

琪琪越关心郭枫啸，那伙人就越变本加厉地欺负他。再一次被拉起时，他野蛮地推开了她。她失望地走开，他一个人偷偷地哭。

有一次，杨乐韵发现郭枫啸在偷哭，问他为什么。他不想说是因为没有琪琪的关心，就说同学们总欺负他。杨乐韵笑他软弱，问他想怎么处理。他没说想以后报复，而是说要找机会与他们谈谈，和平共处。

杨乐韵说和平是用实力换来的，不是靠哭泣换来的。还告诉他，他的爸爸当年就是用拳头打下世都公司的。在临海，硬实力就是最好的谈判砝码。

这与他心里想的一致。从此，郭枫啸转变了对杨乐韵的看法。

终于，初中快要毕业的时候，他当着琪琪的面，一个人，狠狠地用拳头教训了那伙人。他叼着烟，高昂着头从琪琪面前走过，炫耀自己的强大。然而，他看到的却是充满了失望的眼睛。

高中时已经没人敢欺负他了；相反，很多人跟在他的后面，替他去打架，他成了大哥。小弟们惹了事的时候，他会出面保护，这是维护大哥尊严所必须的。那段时间，每天放学之后，他都是在打架。虽然成绩在下降，但他觉得充实。

琪琪仍然与他一个班，只是再也不理他了。看到她的冷漠表情，他甚至有些怀念初中挨打的日子。

琪琪越长越漂亮了，“像一朵水莲花，不胜凉风的娇羞”。而那“一低头的温柔”，更是让他日夜思念。他在暗暗地保护着这朵水莲花，不允许任何男同学去骚扰她。

好多男女同学都恋爱了，他身边也有一些女孩子围着他。他抽烟、喝酒、打架，什么都干，只是从来不恋爱。他，在等着她。

转眼高三了，他终于忍不住，找到琪琪，表达了几年的思念。琪琪说不想跟一个古惑仔谈恋爱。他说一定改。

他发奋读书，拼了大半年，成绩已在班级名列前茅。他又看到了琪琪之前的眼神，内心里涌动着甜蜜的喜悦。

高考填报志愿，他咨询琪琪的意见。这时，他才知道，琪琪的父母一直在国外，她是住在临海市的姨妈家里。现在，她姨妈也去国外了，她父母希望她去国外读书。他突然觉得努力了半年的学习，一点意义都没有了。最终，琪琪拒绝了父母，与他报考了同一所大学。

大学四年，他不抽烟、不喝酒、不打架，陪琪琪在图书馆看书，在体育馆打球，在操场散步，去山上放烟花，去海边看日出，去田野追夕阳……一个吹着笛子，一个唱着歌谣，假期还陪琪琪到大山深处的希望小学支教……四年下来，他脱胎换骨，完全变了一个人。

十几岁来到这里，他忘不了那时的孤独，缺少儿时回忆的地方，也就

没有根，虽然有爸爸，可爸爸总是忙于生意。他一直觉得自己就像是一个浮萍，直到遇到琪琪，他才在异乡有了家的感觉。不管杨乐韵怎么说，他就是离不开琪琪。

琪琪的父母重男轻女，对她并不好。就连琪琪去世，她父母也仅仅是回国简单处理了一下后事，跟郭枫啸交待了一下，就借口国外生意忙，回去了。

在临海，他是琪琪的所有，琪琪也是他的所有。

5

三天后，郭枫啸、张守强、游弋、罗杰四人做好计划，抽出一天时间，从大乳山向东，沿海岸线走马观花略做游玩。暮春的阳光微辣，洁白的沙滩在阳光下闪闪发光，如一粒粒宝石。郭枫啸想起了缅甸的翡翠，想到琪琪初见缅甸玉做的佛挂件那欣喜的样子。他想起了琪琪的牙齿，也是如此晶莹洁白，还有依凡，也有着一样晶莹的牙齿。他的心，一阵痛。

看出郭枫啸兴致不高，张守强指着海边的建筑，一会儿是这个太丑，一会儿是那个糟蹋了大好的风景。

罗杰很少说话，偶尔几句话也多是说说大海。游弋依旧是一副似睡非睡的样子。

到达乳山东部仙人桥，已是中午。这本是一块天然巨石，在海水、海风、阳光等自然力的作用下，蚀成一座天然单拱石桥，一端在岸，另一端延伸入海。四人站在桥上，极目远眺，微波澜澜，点点金光跳跃，心中一片开阔，话语都多了起来。

游弋脱口吟道：“一桥跨海陆，脚踏天地间。”

罗杰重复了一句“脚踏天地间”，就沉默了。

第二天，四人分头回到了临海。

二 紧相逼

1

大成置业集团——临海市最大的房地产公司，开发了上百个项目，遍及全国 30 多个城市。老板黄兆安本是临海郊区一渔民，使用种种手段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，竞选了村支书，又赶上临海发展的好时机，在 20 世纪 80 年代成立了临海第一家民营房地产公司，现在是临海市“房地产企业家联盟”的名誉主席。

房地产企业家联盟是 2004 年成立的一个纯民间组织，发起者是《临海晚报》经营中心总经理钟峻，那时他还是《临海晚报》房产部主任。

罗杰任副市长时，偶尔也参加房地产企业家联盟的活动，但很少发言，更没做过任何指示。韦本昌接任后，不但经常参加房地产企业家联盟的活动，每次参加必发言，而且还总带有指令性的意味，让一个民间组织披上了半官方色彩。半官方后，房地产企业家联盟对临海的房地产发展起过一定程度的推进作用，但也产生了很多问题。

郭厚平做货运，成为道上大哥时，与黄兆安分属城市两端，互不理睬，互不相犯。后来海都公司借助罗杰，在大成集团传统势力范围内虎口拔牙，拿下当时最大的项目——2 000 多亩（1 亩约等于 666.67 平方米，下同）地的“心之湖”，令大成集团不得已放弃传统区域，重新进行战略布局。

更令大成集团在行内颜面尽失的，是它的一个地块因长时间不开发被政府收回，重新拍卖后让海都公司揽入怀中。

郭枫啸接管海都公司后，在一次土地拍卖会上，与大成集团刺刀见血，两败俱伤，各争得一块土地，却都因地价高昂骑虎难下。事后，郭枫啸主动找到黄兆安，原价收回大成集团刚拍得的土地。虽然他的主要目的是想与海都公司拍下的土地连成一体，完成区域垄断，取得房价的话语权，但这足以让黄兆安感激。

黄兆安在 20 世纪末就移民澳大利亚，刚有消息说韦本昌接受组织调查，他就跑到澳大利亚了。郭枫啸给他打电话，他说要去澳大利亚旅游散心。

悉尼海边独栋别墅的院子里，黄兆安赤打着沙袋，上身赤裸，左上臂文着一个龙头，浑身的肌肉健硕紧凑，与近 60 岁的年龄并不相称。看到郭枫啸与孟依凡进来，他将沙袋推向郭枫啸，然后左右勾拳连珠般打过来，郭枫啸巧妙而轻松地躲闪着，一会儿，黄兆安就气喘吁吁。

黄兆安停下来，边往身上披上一件长袍，边说：“明天早晨再陪我练练，今天，要不是已经练了一个小时，不会输给你。”

郭枫啸一拱手，笑道：“黄大哥老当益壮，宝刀不老，小弟甘拜下风。”按说，黄兆安应该是郭枫啸的叔叔辈，可他非让郭枫啸以哥称他，一是他不服老，二是他也感念郭枫啸在土地市场上相让的义气。

黄兆安的妻子拉着孟依凡去参观别墅了，她是国内一个三线明星，演过几部电影、电视剧，跟了黄兆安之后，一直在澳大利亚金屋藏娇，年龄还不到他的一半。“什么老当益壮，我老吗？”黄兆安转向郭枫啸：“哎，你小子不是专程来看我的吧？”

“与依凡一起来玩玩，顺便看看老哥，也还有一事相求。”

“啥事？说吧。你的事，就是我的事。”

“老哥手头能有多少流动资金？”

“今年地产形势不错，十几亿元是有的。怎么，你小子要重回地产？”